書評

《理解貧困的一種框架》

唐淑華

近年來，有關弱勢學生的學習與輔導，成為各先進國家實行動公平與正義的重要手段。國內教育當局亦積極整合各方資源，以協助弱勢者得到更公平的教育機會，例如：推動攜手計畫、教育優先區計畫、線上課業輔導、課後照顧計畫及夜光天使點燈計畫等（游家政，2010）。而當我們思考「弱勢」一詞時，通常最容易聯想到的便是其背景變項，例如：族群、性別、年齡及社經背景等。社會學者許承泰（2003）認爲，目前學習弱勢三大來源主要為身心障礙者、家庭貧困者及偏遠地區者。然而，當筆者讀到Ruby Payne（2005）所著的《理解貧困的一種框架》（*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verty*）一書時，卻發現她的觀點頗為顛覆我們傳統的想法。她並不採取上述「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的觀點來看待弱勢者，反而是以「累加模式」（*additive model*）來說明為何有些孩子會自然而然地成爲教室中的「弱勢」；此外，她也清楚指陳，誰將是最有能力幫助這些孩子脫離「弱勢」的人，以及有哪些具體的協助策略可用。由於Payne的觀點非常具說服力，且其直率的態度更是令人

*唐淑華  Shu-Hua T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mail: shtang@ntnu.edu.tw

印象深刻，因此當筆者讀完此書後，感到獲益良多。

然而，頗令人納悶的是，此書雖已廣泛流傳於美國教育界，1更是美國現場教師專業成長必讀的書籍，在亞馬遜網路書店上亦有相當熱烈的評論，2但筆者卻很少聽到國內學者談論這本書。3尤其筆者很遺憾地發現，國內在推動弱勢教育時，很少參照Payne所提及的觀點，因此筆者認為值得藉此機會，將此書推薦給國內關心弱勢者教育的學者專家參考。

本文首先對Payne（2005）一書稍做簡介與評述，再說明該書對國內弱勢者教育可能的啟示，最後則針對學術與實務之間如何跨越彼此障礙，提出個人的觀察與想法。

壹、誰是教室中的「弱勢」？誰可以幫助他們脫離「弱勢」？

筆者是在2007年一個演講場合中偶然聽到Ruby Payne的名字，當時正在美國進行研究休假，並應邀去美國南方一所大學進行學術演講。由於筆者演講中剛好提及臺灣東部原住民學生的教育問題，因此會後，便有一位黑人教授熱心前來討論相關問題，相談甚歡後，他順口問筆者是否讀過Payne的書？筆者表示，從未聽過這個名字，沒想到她以一種不可置信的眼神驚呼：那可是一本在美國關心弱勢教育者必讀的書呀！雖然過了不久，便收到她寄來的書，然而，由於當時手邊正在忙其他的事，因此，這本書就被遺忘在書架上。

1 根據封面廣告，此書已於美國賣出超過100萬本。
2 筆者於2011年3月7日的檢索，共可找到136筆對此書的評論，有興趣的讀者可至亞馬遜官方網站查詢：http://www.amazon.com/Framework-Understanding-Poverty-Ruby-Payne/product-reviews/1929229488/ref=sr_1_1_cr workbook?ie=UTF8&show Viewpoints=1
3 筆者在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目錄中進行檢索，發現國內不但未購進這本書，亦未見有此書之中譯本，看來該書應該尚未受到國內學者們的注意。
真正驗證到這本書有多麼受重視，是透過另一個機緣。一位在美國中學教書的大學老友知道筆者關心弱勢教育，有一天寄來一本書，她說：在美國參加教師研習，必然會收到一些由教師組織所推薦來的好書，而這本書的書，現在她手邊還有好幾個版本呢！從它的第一版，她就收到這本書，如今都已新修訂到第四版，但還是會在許多進修場合中收到。她想：或許筆者也會有興趣讀一讀？一看，果然就是Payne這本書。這下子，筆者真的對這本書產生好奇心了。

一、誰是教室中的「弱勢」？

Payne（2005）首先定義何謂「貧窮」。她認為，雖然貧窮發生在全球各個角落，但它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所謂「貧窮」，就是指「擁有較少資源」的人。一般人可能會認為「經濟」因素是區分貧窮與否的最大關鍵，然而，Payne卻建議，我們其實需要用更廣義的方式來界定貧窮。以下是她認為的重要「資源」：

（一）經濟上（financial）：指這個人是否有足夠的錢，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

（二）情緒上（emotional）：指這個人是否具有掌控情緒的能力？尤其當他遇到不如意的事，這種內在的心理資源會決定他究竟是採取傷害性的自毀行為來因應？抑或採取建設性的方式面對？

（三）心智能力上（mental）：指這個人是否具有基本的讀寫算能力以應付日常事務？

（四）性靈上（spiritual）：指這個人是否能夠超越世俗層面，找到精神層次上的意義與解脫？

（五）身體上（physical）：指這個人是否擁有健全的身體健康與自主的行
動能力？

（六）支持系統（support systems）：指這個人是否擁有來自朋友、家庭或任何形式的外在資源，使他在有急難時，能夠立即得到這些支援系統的協助？

（七）情感關係上（relationships/role models）：指這個人是否擁有來自長者的照料與關愛，使他們產生情感上的依附？而重要的是，這些長者本身就應該是足以提供良好示範的學習楷模。

（八）對隱藏規則的知識（knowledge of hidden rules）：指這個人是否能有毫不起眼的族群團體的知識？尤其當上一層階層以一些未曾言明的「隱藏規則」（hidden rules）在運作時，若不能了解這些隱藏規則，將嚴重阻礙了他跨越貧窮的障礙而晉升至上一階層。

上述對於「資源」一詞的定義，確實相當有創意，尤其針對最後一點「對隱藏規則的知識」，Payne（2005）在書中進一步說明，不同階層的人其實是使用相同的「隱藏規則」在運作其日常生活（包括金錢使用、飲食需要、對教育的重視等）。例如：對於貧窮的人而言，能夠勉強生存下來就是難得了，因此，在他們生活中舉凡衣食住行種種決定，都是環繞著滿足「當下」（present）的需求來思考。「錢」的功能是拿來作消費與滿足現實需求之用——一個連滿足現下需求都入不敷出的人而言，他哪裡會想得到要儲蓄與投資？「食物」也是為了吃飽之用，因此重點是在「數量」夠不夠？至於營養與否？新鮮程度如何？就不是貧窮的人會優先考量的問題了。相反地，對於中產階級而言，「未來」（future）才是更重要的考量。除了吃得飽之外，還要吃得好吃，因此食物的品質更為重要；而錢也需要好好加以管理運用，因此，他們會精研理財之道。至於上層階級，則是一個由富轉而好體的層次，他們講求

4 然而，這些想法更容易形成惡性循環，因為沒有理財觀念就會讓一個人更陷入貧窮，而沒有衛生習慣則會讓一個人更容易生病、更快降低生產力。
的是如何維持過去美好的「傳統與歷史」（*tradition and history*），因此，食物
對他們而言，乃是一種文化展現的方式，從食材的選擇到飲食的運用，皆需講
究其精緻性與美感；而多餘的金錢更需加以投資，以使其利潤得到最大效益。

我們根據Payne的分類，不難理解這三階層的人將以多種不同的角度來看
待教育。對貧窮的人而言，由於他們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立即看到或顯出受到教育
的實際價值，因此，他們對於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相當抽象的。^1^2^身
處這一階層的父母，通常不會特別看重孩子受教育的重要，他們的孩子在校
校通常也較難得看到自己被稱為的。^3^相對而言，中產階級的人之「相信」
教育是社會流動最快速的方式，因此，為了將孩子升上一階層，這個階層的父母
會盡可能地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4^他們不但會積極配合學校教師的要求，
督促孩子完成家庭功課，當他們發現孩子需要額外協助時，也會主動與教師聯
繫。最後，對於上層社會的人來說，教育的功能乃在傳承其所深信的傳統文化
價值，因此他們會致力於學習那些看來似乎無甚實用價值的知識。另外，他們
也會透過教育來進行其人際網絡的橫向聯繫，此將更強化其社會菁英的地位。

Payne在其書中進一步區分兩類貧窮：一類稱為「世代貧窮」（*generational
poverty*），另一類則是「暫時貧窮」（*situational poverty*）。根據Payne的定義，
「世代貧窮」的人是指在他們家族中，起碼已經貧窮超過兩代以上（包括父母這
一代與祖父母這一代），由於長期處於貧窮狀態，因此他們會形成一種獨特的
信念系統（Payne以「mindset」稱之，筆者在此譯為「心態」）；相對地，「暫
時貧窮」乃因某一暫時事件（如疾病、失業、離婚等）而暫時喪失資源，但所

---

5 這是一種相當時「現在式」的觀點，所謂「眼見為憑」，亦即，看不見教育的當下價
值，就以為它的價值並不存在。

6 相對於「看得見」或「說得出」、「相信」是相當時「未來式」的講法，因為教育的價
值雖然不能當下立即體現，但它將在未來中展現其意義。
謂「人窮志不窮」，他們並未因此輸掉他們的志向與視野。由於人的許多觀念與價值觀都受其信念系統所影響，而且這並不會因其經濟條件改善而有所改變，因此Payne認為，兩者的真正差別不在於「金錢」，而在於他們的「心態」。是故，「世代貧窮」的人才是真正的弱勢，因為他們的人生態度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時至由命」，他們不但相信「社會對他們是有所虧欠的」，尤其更可悲的是，他們相信：努力是沒有用的！

筆者認爲，Payne（2005）上述觀點非常獨特，不但超越了傳統對於「弱勢」的定義，也深入指出對於「弱勢者」的協助，不應該停留在消極性的同情憐憫或僅給予社會救濟（如給予食物券、教育券）上，而是應該積極改變其信念式的「心態」。這個理解貧窮與弱勢的架構，筆者認為同時給予臺灣未來在從事弱勢教育時，一個具啟發性的方向。因爲若以傳統的「弱勢者」定義來看待家庭中的學習問題，會發現許多具有挫折經驗的孩子未必符合「弱勢者」的條件，然而，他們卻相當缺乏Payne所說的重要「資源」——包括情緒上缺乏負面情緒的調適能力、心智能力上缺乏基礎的讀寫算能力、情感關係上缺乏依附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對於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缺乏信心與深度理解，導致他們在一連串的學習挫折經驗之後，便愈來愈安於扮演教室中弱勢者的角色。

因此對於這些學生，教育工作者確實應該投入更多的關注，並積極改變他們的學習心態。

二、誰可以幫助一個人脫離「弱勢」？

在對貧窮與弱勢提出一連串有創意的看法之後，Payne在其著中談到另一
個關鍵性的問題：誰能夠真正幫助一個人脫離弱勢？她認爲，途徑無他，唯有透過那些能夠幫助他們理解隱藏在一個社會階層中的遊戲規則，並教導他們學會使用這些規則的人，才能幫助他們達到成功的表現。因此，Payne堅信，脫離弱勢最快的方式，便是透過教育的力量，尤其是透過師生間情感上的依附關係來影響他們。

對於Payne的答案，筆者其實並不意外，因為根據學習動機方面的文獻，除了在認知上教導者需要發展學生的最大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動機方面亦需開發其ZPD。其中，認知的ZPD在幫助學生「理解」學習內容；動機的ZPD則在幫助學生「欣賞」學習所帶來的價值（Brophy, 1999）。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在情感上給予學生尊重，使他們一步一步地體認學習的意義與價值。Payne的觀點不但提醒我們師生關係的重要，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更應該重視學業面向的情意教育。

貳、國內弱勢低成就學生的拯救教學現況

誠如李麗君（2010）對於補救教育現況的分析，國內相關的補救方案雖然行之有年，且投入相當時的經費與人力，但卻未見顯著成效。尤其因爲缺乏有效篩選低成就學生的專業知識，進行方式多著重在作業指導，且以要求學生「多練習幾次」方法為主，卻未考量學生的不同特性，而給予不同的補救策略，也未從課程及教學方面進行根本性的調整，以致目前政府雖投入龐大經費，且逐年放寬輔導對象，但補救成效卻頗不彰著。

對於此一現象，筆者亦深有同感，教育工作者應該如何協助有學業挫折

*相關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拙著：唐淑華（2004）。所謂學業面向之情意素養，乃是指學生在面對各項學習挑戰時的情感、態度及價值等，尤其應該培養學生具有「樂在學習」的態度，以及面對學業挫折時適度的「挫折忍受力」。
經驗的孩子，是一大挑戰。筆者對此議題一向關注，當有機會觀察或訪問現場教師時，也總好奇他們是如何在思考這個問題。一般而言，筆者發現，即使是那些非常關心學生、想要積極從事補救教學的教師，也大多僅採取認知角度來思考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問題，

*Payne (2005)* 所言之心境、信念及希望等心理議題，幾乎很少予以關注。

然而，根據目前正向心理學的理論，若要具體提高一個人的希望感，則須針對他們的知識信念、學習目標、學習策略及意志力等方面著手（參見唐淑華，2010）。尤其弱勢學生心態中充滿了「努力是沒有用的」這個想法，如果在教室中繼續增加這些孩子與「別人競爭」的壓力，那麼只會更容易增加他們的挫敗感，並且更快自我放棄罷了。因此，在進行後續輔導時，除了提供認知學習策略之外，筆者認為更應該要針對這些學生固有的思考型態予以挑戰。尤其如果能夠在過程中建立一套讓他們「跟自己比賽」的機制，包括讓他們對自己構築一個較為合理的期待、幫助他們找到較佳的學習策略，並且培養他們對學習產生一種責任感等（這些做法都在幫助弱勢學生熟悉學校教育中的「隱藏規則」），相信將可以更根本性地幫助他們擺脫弱勢者的悲哀。

**參、理論與實務的鴻溝？談教育學術研究對臺灣教育的可能貢獻**

一些非學術界的朋友常會問我：為什麼臺灣有這麼多教育學者，卻解決不了臺灣教育的問題？對於這項「指控」，筆者的確相當心虛。雖然相對於其他國家，臺灣的教育問題未必特別嚴重，然而，教育學術與教學現場的脫鉤，

---

10 倫次高者，可能會針對學生的問題分類，教導相關的學習策略；次之者，則讓學生不斷練習、做題目；最下策者，則認為透過不斷的考試、競爭與排名，便可讓學生對分數在乎。

---
卻一向是個心照不宣的事實。看到Payne對改善教學現場的熱情，以及該書對教學現場第一線工作者所產生的影響力，真是感到既敬佩又震撼。敬佩的是，她並非深藏在象牙塔中只一味地裝著作，而是將研究成果以最平民化的語言與文字做大量的推廣。\(^{11}\)震撼的是，如果我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那麼教育理論不是更應該提供教學實務者一條明確的方向？對於當前的教育政策，不是也應該發揮更強的監督力量嗎？尤其Payne一書給我們的啟示是：從事弱勢教育憑藉的絕不僅是愛心，它更需要專業能力。亦即，從事弱勢學生的教學者，除了必須勝任學生應有的學習方法與策略，更重要的是，要幫助學生解放其所受的限制。尤其弱勢學生很容易在失敗挫折經驗中放棄自己，因而我們必須不斷提醒他們：人的發展絕對是無可限量的！

### 四、結語

當然，Payne的觀點就像任何學術論著一樣，並非完全沒有受到爭議。有些人認為，Payne所產生的論點反而很容易將美國黑人刻板化；有些人則認為，她的研究其實缺乏實證資料佐證。例如：Bomer與其同事（Bomer, Dworin, May, & Semingson, 2008; Dworin & Bomer, 2008）便對Payne大加指斥。然而，不可否認的是，Payne的確對於美國教育現場產生不容小覷的影響力。根據Stinnett（2008）的说法，如果你在美國K-12學校中教書，那麼你應該是已經參加過Payne的工作坊了而就算你沒有，那麼你的朋友或同事也應該已經參加過了。為何如此？因爲美國目前有38州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會提供此課程，而有些學區甚至還會強制教師們一定要參加由其基金會所開授的一系列課程。或許此種風潮，也讓一些研究生找到很棒的題目，目前也有一些學位

---

\(^{11}\) 她成立一個aha! Process基金會，相關資料請參見http://www.ahaprocess.com/
論文（如 Karmacharya, 2007; Tooley, 2003）是直接檢視所謂「Payne phenomenon」。看來，國內對Payne還可以再更爲關注。
參考文獻

李麗君（2010）。弱勢低成就學生的教學與輔導：現況與省思。載於淡江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轉弱為強：弱勢學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頁121-134）。臺北：師大書苑。

[Li, L. C. (2010).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in disadvantaged lower-achievement students:
Status and reflection. In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d.), Transfer weak to stro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disadvantages students (pp. 121-134). Taipei, Taiwan: Shih Ta Book.]

唐淑華（2004）。情意教學——故事討論取向。臺北：心理。

Psychology.]

唐淑華（2010）。從希望感模式論學業挫敗之調適與因應——正向心理學提供的「第
三種選擇」。臺北：心理。

[Tang, S. H. (2010). Hope theory on adjustment and coping in academic frustration: The
third choose provided by positive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Psychology.]

游家政（2010）。弱勢學生課後輔助學習方案的規劃與實施。載於淡江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編）。轉弱為強：弱勢學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
（頁3-24）。臺北：師大書苑。

[Yu, C. C. (2010).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in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d.), Transfer weak to stro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disadvantages students (pp. 3-24). Taipei, Taiwan: Shih Ta Book.]

薛承泰（2003）。重新定義學習弱勢，2009年12月31日，取自http://old.npf.org.tw/
PUBLICATION/SS/092/SS-C-092-128.htm

from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2/SS-C-092-128.htm]

poo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uby Payne’s claims about poverty.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0 (12), 2497-2531.

Brophy, J. (1999). Toward a model of the value aspects of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